

湖北人民出版社

CHUHI·4·

楚

晖

楚 晖 丛 书

第 四 辑

•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41,000 字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1106·168 定价：0.60 元

目 录

楚 晖

丛书 第四辑

回

忆

录

李司令员赴汉谈判记 肖健章 (1)

忆念王稼祥同志 刘惠农 (10)

苍茫大地 党主沉浮

——忆党领导的黄安县紫云、七里农民武装斗争

..... 吴世安 (16)

襄樊学生运动是鄂北革命运动的萌芽

..... 黄火青 (23)

一个红色笔记本

——关于伤员北运的回忆 袁 文 (28)

陈大姐交给我特殊任务 朱明达 (39)

不朽的无名英雄

——忆赵兴才同志 许涤新 (43)

人 物	瞿秋白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 李子仪 (49) 董必武和李汉俊 晓 叶 (53) 碧血洒江城 英名留人间 ——夏明翰、向警予、邓雅声就义纪实 鑫 辑 (59) 参加一方面军长征的湖北籍女红军 周越华..... 张广立 (67) 史沫特莱在武汉沦陷前夕 郭令忻 (69)
革 命 故 事	林育英出家在安源 立 鑫 (82) 徐老总料事真如神 张 波 (85) 吴焕先执法严如山 俞和坦 (90) 余益庵机智过三关 孙明书 (93) 程克绳坐轿巧运枪 赵万爽 (97) 皮定钧指挥打瓜湾 王登崑(100) 张体学智斗程汝怀 尹兴家 李德复(104)
轶 闻 轶 事	一块怀表辗转寄深情 武英林(110) 黄麻起义时的一副对联 润 德(112) 林育南关心狱中战友 林光秀 潘光钰(114) 罗炳辉怒斥谰言 杨小毅(116) 王树声大义灭亲 之 英(118) 董必武早年的一首诗 钦 显(119)

湖北烈士诗抄	愿输血汗改山河 潘忠汝(121) 壮烈歌 刘绍南(122) 几根侠骨如钢铁 邓雅声(124) 雄心誓不降 蔡济璜(125) 怒掷头颅向国仇 王达强(126)
史料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的党组织概况 胡传章 甘 骏(130) 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在国民党 二届三中全会上革命活动..... 倪忠文(145)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及其罪恶种种 王毓英等(153)
小资料	湖北第一个现代工会—— 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 三 新(159) 湖北最早的秋收起义—— 洪湖周围地区农民起义 弓 长(162) 湖北最早的一支人民军队——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立 广(163) 湖北早期的共产党员..... 幸 利(165) 第一个到湖北的共产国际代表 ——N·马马耶夫 晓 叶(16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地区 党员人数表..... 小 田(174) 恽代英编过哪些报刊? 任良渝(169)

革 命 文 物 及 革 命 旧 址	一九二七年原中共湖北省委暨中共中央	
	长江局机关旧址.....	张志善(171)
	汉口《新华日报》及其旧址	郑自来(175)
	《汉口民国日报》旧址	张贤才撰文 曾智德摄影 (178)
	汉口长江书店	张光宇(179)
	黄冈浚新小学	林光秀等(182)
	向警予烈士墓	周 斌撰文 曾智德摄影 (186)
	林祥谦烈士塑像	李子仪撰文 曾智德摄影 (187)

李司令员赴汉谈判记

肖健章

肩负重任

一九四六年元月底，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要李先念司令员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副主席，继而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两方进行谈判。

李先念司令员仔细阅看了机要人员送来的电报，决定立即前往武汉。

春天虽然来到中原大地，但严冬的酷寒并未消逝。二月二日，李司令员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土布灰棉军服，理了个发，脚穿一双新布鞋，英姿勃勃地跨上战马，迎着寒风从宣化店出发了。

临行前，军区领导郑位三、王震等同志前来送行。

李司令员这次赴汉，一没带枪，二没带随身的警卫人员，我当时在他身边当参谋，是他赴汉谈判所带的唯一随从人员。

战马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有警卫队一个班护送首长到禹王城，我也骑着马跟随李司令员后面。有时两马并辔而行，李司令员挨近我，给我讲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他说：“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了不少军事仗，现在又要同他们打政治仗了，可不要小看这

回 忆 录

场斗争啊!”我点点头，表示领会首长的意思。

“过去，我们一直同日伪军及顽固分子在战场上真枪真刀地斗争，现在要同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据理斗争，形势变了，斗争的方式也要变。小肖，你可不要马虎，要放灵活点罗!”司令员的话虽不多，却使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领会这场斗争策略的重要性。

一路上蹄声“得得”不绝。有一段时间，李司令员也很少说话，看得出，他是在思考即将开始的一场严峻斗争。

当天下午六时左右，天刚要黑，我们到达十五旅驻地禹王城。旅长王海山、政委汤成功等同志热情迎接李司令员。

禹王城地处国共两军交界地带，国民党特务常来骚扰破坏，并且开枪开炮袭击我军阵地，战士们十分愤慨，不少同志求战心切，情绪急躁。司令员听了王旅长关于部队情况的汇报后，专门召集十五旅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开会，他向大家讲了中央指示精神，教育大家要认清形势，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或谈或打，或进或退，或攻或守，要从全局出发。并且指出，当前把敌人死死拖住，看起来没有打大仗，其实小仗天天在打，在做打大仗的战斗准备，我们的任务是只要拖住了敌人，为整个解放区战场做好战斗准备赢得了时间，同样是很大的胜利。他要求所有部队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听从中央号召，忠于职守，遵守作战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三日上午，受周恩来副主席的派遣，先期到达武汉参加谈判的薛子正同志和黄翻译专程到禹王城迎接李司令员。吃完午饭，李司令员换上国民党军装，佩上中将军衔，我也穿上国民党少校军服，俨然一副中原军区代表的打扮，分乘两辆美式吉普车向武汉进发。

通往武汉的公路年久失修，路面坑坑洼洼，加上连日阴雨，

道路泥泞，汽车在颠簸中缓慢前进。从车窗向外望去，日本鬼子留下的炮楼、工事还没有拆除，国民党部队又筑起新的战壕和碉堡。眺望远方，绵亘的山峦时隐时现，山谷中隐约可见升起的团团炊烟，看得出那里驻扎着国民党的大部队。这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蒋介石强加给人民的一场新的战火又将降临中原大地。

傍晚，我们一行到达武汉，被安排住在汉口一家法国人经营的德明饭店。

亲切会见

我们在德明饭店住了两天，等候周恩来副主席的到来。

先念同志十分敬重周副主席。早在红军时期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军事上重大损失，先念同志是身临其境的。在西路军失败时，他率领数百名保存下来的红军骨干，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是周副主席亲自安排接待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念同志在延安党校高干班学习，经常有机会聆听周副主席的教诲。周副主席饱满的革命热情，惊人的革命毅力，诲人不倦的崇高品德，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都给先念同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先念同志经常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说：“周副主席是我的好老师，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先念同志同周副主席自延安分手后，时隔七、八年没有见面了，自然对周副主席十分想念。

二月六日，先念同志一大早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后，先念同志带我们提前到达汉口机场，迎接周副主席到来。

在机场候机室道旁，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还有社会贤达都在那里等候。先念同志不时看看表，又望望天空。这时，从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声音越来越近，不一会，飞机临近机场上空，

徐徐降落在跑道上。当周恩来副主席在机舱门口出现时，先念同志一眼就认出来了，便不住地招手示意，十分高兴。周副主席神采奕奕，挥动着左手。虽然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拥向来人，先念同志快步直向周副主席走去，老远就伸出手来，两手紧握住周副主席的手。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先念同志激动地说：“我代表中原军民向您问好，欢迎您的到来！”周副主席摇动着李司令员的双手，十分亲切地说：“谢谢你，谢谢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气氛格外亲热。我也挤上前去，连忙向周副主席敬了个军礼。

随周副主席同机到达的还有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国民党左派热爱和平的人士张治中等。

随后，先念同志随同来到周副主席下榻的饭店（国民党武汉行辕的一个招待所里），向周副主席汇报情况。周副主席向先念同志介绍了党中央、毛主席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并且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先念同志都一一作了汇报。

谈判开始后，先念同志多次主动向周副主席请示工作，研究对策。

第二轮谈判前，先念同志专门向周副主席报告了中原军区部队详细情况。他说：“我中原部队在抗战八年中，不仅同日本鬼子拚死拚活的斗争，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更为激烈，对蒋介石玩弄反革命的两手是深有认识的。蒋介石一面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暗地里却在搞阴谋活动，‘停战协定’颁发之前，蒋介石的部队就在抢占战略要地。‘停战协定’颁发之后又继续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猖狂进攻。我们中原地区首当其冲，身受其害，他们抢占了我們不少地盘，把我们挤在狭小地带。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打算在会谈中严正指出。”

周副主席赞扬先念同志说的很对。

周副主席接着说：“谈判我们还是要同他们谈的。和谈是全国人心所向，至于和到什么程度，谈到什么程度，要看形势的发展。蒋介石不会有真正的和平诚意。现在国共双方都需要和平。他们要马上打内战，准备工作来不及，我们要反击他，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如东北地区工作的展开，华东部队的整编……同时，在国际、在国内，和平的呼声很大，反内战、反饥饿的浪潮胜似百万雄师，冲击着蒋介石的战争政策，他不敢公开说打，就用打黑枪、搞暗杀和恐怖的办法来对付人民群众，这是他的自杀政策，形势对我们有利。”

回到住地，先念同志当晚根据周副主席指示精神作谈判发言的准备，找资料查地图，一直工作到深夜。

会谈达成协议后，先念同志又到周副主席住处请示今后的工作。周副主席首先肯定了会谈的成果，接着对以后的工作作了指示。先念同志向周副主席当面表示说：“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抓住当前有利形势，揭露敌人，拖住敌人，赢得时间。今后和也好，打也好，都要立足有理、有利、有节，争取人民群众、社会贤达，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我们一定要坚持争取和、准备打的方针，力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取得全胜。”

谈判开始

谈判开始后，国共及美国政府三方代表在谈判桌上舌枪唇剑，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月七日上午九时，周副主席、李司令员带着薛子正同志、黄翻译和我驱车来到国民党武汉行辕司令部大楼，参加第一轮谈判。当我们走进会议大厅时，几十名中外记者争着围上来抢拍各自需要的镜头。

出席这次谈判的有周副主席，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及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副主任郭忏等人。会谈是根据周副主席提议，协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原地区国共两方部队在各自位置停止敌对行动；第二、组成负责处理中原地区问题的武汉执行小组即第三十二小组，确定小组成员及小组驻址；第三、中原军区正式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机构。由于会谈中只是提出问题、议定原则，具体方案待国共双方各自酝酿后提交下次会谈时讨论，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国民党代表继我方代表发言之后，唱了一些高调，谈判大约一个小时就休会了。

回到德明饭店，我接过李司令员脱下的大衣，边挂边说：“原以为谈判会把屁股坐痛的，没想到……”话还没讲完，李司令员便嘿嘿地笑了起来。接着对我说：“今天，他们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一点表面文章不做是交待不过去的。湖北人有句俗话：‘老鼠拖葫芦，大头在后。’他们的名堂还在后边，有你口讲干屁股痛的时候。”

果然不出李司令员所料，激烈的争斗在后头。

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玩弄阴谋，交替使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两种手法，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地盘，先后侵占了我黄陂的河口、塔耳岗，安陆的赵家棚、积阳山等地，我中原军区部队奋起反击，重新夺回了阵地。这种军事斗争的势态必然要反映到谈判桌上来。

针 锋 相 对

相隔一天，第二轮谈判继续在原地举行。李司令员和国民党嫡系实力派人物郭忏分别全权代表各方协议具体方案。

那天，国民党代表郭忏等人很早就来到大厅，还增带了不少

随员。会谈开始后，首先协议各方参加武汉执行小组成员名单，我方先提出郑绍文少将任我方代表，后因要在驻汉办事处管理谈判的全盘工作改由任士舜中校出任小组代表，美蒋两方分别推举福尔德上校、邓维仁少将担任小组代表，并法定福尔德上校为执行小组组长。三方就此方案展开讨论。

这天，郭忏在会场上表现得异常地活跃，只见他一会儿扭过头去与身后随员窃窃耳语，一会儿又忙着招人索要图囊。不等主持会谈的美方代表福尔德宣布第一项议程协议完毕，便不住地打着手势，要求讨论所谓中共中原军区部队继续挑起军事冲突问题。接着，他在美方代表的默许下，煞有介事地对我中原军区部队进行诬蔑，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进攻国军、在什么时间抓走了他们多少兵、在什么时间打死了他们多少人、在什么时间侵占了他们哪些地方……。并且两手拿着编造的所谓证据，面向中外记者不停地幌动着，故意虚张声势。

面对郭忏贼喊作贼的卑鄙伎俩，李司令员两眼充满鄙夷的目光。他的表情十分镇定。待郭忏讲完后，只见李司令员轻轻地合起桌子上的笔记本，慢慢地站了起来，环视了一下会场，表示自己要发表讲话。

“首先，我有个问题请教郭将军——”李司令员用反问语气开始讲话。“有道是‘水有头，山有主’。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们的部队是什么时间驻在上述地方的，在什么地方同日本鬼子打过仗？你们从来就没有来这些地方，怎么说这些地方被我们侵占了呢？！”

李司令员巧妙的也是十分有力的问话，使得郭忏面有难色，无言以对，连说了几句：“这个嘛——这个——”，后面再也找不出合适的答话，只好缓缓抬起左手，在太阳穴来回搔动，引起了记者们嘘声唏语。

“抗战八年，我们新四军五师一直坚持在敌后，解放了九千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抗击日伪军二十余万人，经历大小战斗达万余次，消灭了大量敌人。这些历史事实，不是郭将军所能够否认的。”李司令员继续说：“不仅黄陂的河口、塔耳岗，安陆的赵家棚、积阳山等地是我军的阵地，而且整个鄂、豫、湘、皖、赣边区都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军收复的失地。这里的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沟都有我们战士的鲜血和汗水，都印下了我们战士的足迹。”

说到这里，李司令员提高了嗓音：“不错，八年之中，不抗不战者大有人在；抗战胜利后，抢夺胜利果实者大有人在。人民自有公断。我军既有恪守停战协议之责任，亦有回击来犯者之权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事理之必然。为澄清是非，我提议，三方代表组成后不妨去实地察看，听听当地老百姓讲的话，孰是孰非，则不言自明。”

李司令员慷慨陈词，驳得郭忏无言可辩，连忙改口说：“李将军抗战有功，李将军抗战有功！这些问题留待执行小组去解决。”

这次谈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和黄翻译坐在一旁，望着李司令员的从容举止和郭忏那一副窘态，不约而同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完 成 任 务

经过谈判桌上几个轮次的激烈斗争，李司令员始终沉着冷静，机智灵活，据理力争，在揭露国民党玩弄的反革命阴谋诡计的同时，严正批驳了美国政府代表的虚伪立场，圆满实现了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政治意图，迫使美蒋两方不得不就周副主席提出的三个方面问题达成协议，并且还先后签订了《应山协定》、《罗山协

定》和《禹王城协定》。

在谈判达成协议的当天晚上，国民党方面出自于礼仪，由郭忏出面在德明饭店为李司令员举行了鸡尾酒会。

我随李司令员出席了酒会。应邀出席酒会的除武汉行辕的一些人外，还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报界记者数十人。宴会厅内，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一些知名人士纷纷走到李司令员面前，热情举杯敬酒。席间，国民党军统系少将邓维仁一副醉意，举杯挤到李司令员面前：“李将军，今晚为你举行酒会，盛况惊人，这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吧？我是高喊和平万岁的人，有和平才有今天的酒会。因此，今天的酒会，象征着和平，也象征着人民的幸福与安乐。请为这种和平幸福安乐而干杯！”

记者们是异常敏锐的，他们一眼就看出邓维仁是酒醉心明，政治上别有所图，很快围了过来，争相举起相机，等待摄下需要的镜头。

李司令员对邓维仁的挑衅行为即刻反唇相讥，予以回敬：“邓先生，你今晚喝得太多了。抗战刚刚胜利，弊政多端，山河破旧，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民谈何幸福之有？民主建政，和平幸福，任重道远，须待亿万民众奋发图强，岂能靠一夕鸡尾酒会？”说完，两人心照不宣，都哈哈大笑起来。不过，李司令员笑得是那样爽朗，那样开怀；而邓维仁的笑音是那样难听，笑容又是那样难看。

事后，一位记者在国民党《武汉日报》上评论说，李先念将军言谈落落大方，举止风度翩翩，真兼有政治家风度。

（本文作者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纪念王稼祥同志

刘 惠 农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同你相处过较长时间，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有的人和你只有几次接触，却象石雕一样，镌刻在你的心中。王稼祥同志就属于后一类的人。

我曾经在稼祥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远见卓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信任，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敬重和钦佩。

一九三二年，稼祥同志是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党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我党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我在红三军团卫生部任政委，知道他早年投身革命，留学苏联，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忠诚、革命意志坚定的领导同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接着，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打得蒋介石晕头转向，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我极为有利。后来我才知道，首先提出召开具有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的是稼祥同志。在长征

前，稼祥同志通过革命实践，逐渐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正确。长征开始时，他因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受重伤，只能坐担架随队行动，正好和毛泽东同志同行。他们经常交谈，稼祥同志十分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明确表示李德的军事指挥将毁掉中央红军，葬送革命事业，必须将其“轰”下台。为了党的事业，他不顾自己受伤的身体，主动找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在张、周的支持下，向中央提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又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坚决主张毛泽东同志领导党、领导军队。这些使我对稼祥同志充满了敬意。

芦沟桥事件后，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我被调到中央军委任总卫生部政委，在总政治部主任稼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有几件事至今还深深印刻在我心中。

抗战初期，许多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其中有许多医务工作者，有的还是颇有名气的专家。如高士其同志就获得美国芝加哥医学研究所的医学博士学位，何穆同志是肺病治疗专家，从西安来的魏一斋是妇科医生，史书翰是内科名医。他们还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材。高士其带来了延安第一台高倍显微镜，何穆也带来了一台X光机，史书翰则带来了一个医疗小组。还有国际友人白求恩、马海德、柯隶华等医生也是这个时期先后到延安的。这些医务工作者的到来，扩大了我军的医务工作者的队伍和提高了我军的医疗水平。

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这批知识分子？我曾向稼祥同志请示。稼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脸上洋溢着欣喜的笑容。他说：“今天与当年红军时代不同了，参加革命的有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有科学家、艺术家，还有医生。对这批知识分子，